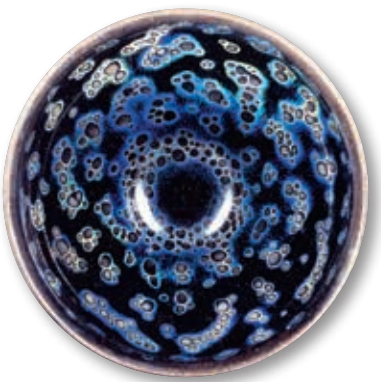


關於曜變天目

謝明良



世間稀有的「曜變天目」是宋代建盞的傑作。然而，為什麼會出現這一稱呼？

這個稱呼到底包括了什麼具體內涵？所謂「曜變」和「油滴」又是什麼關係？本文試著以淺顯的文字來介紹說明以上三個問題，文末另談及「曜變天目」在日本歷史上所曾扮演的角色；其既是室町時代將軍向天皇炫耀的道具，也是當時窮困潦倒的貴族向內廷調借後赴當舖典當折現的應急之物。

為什麼叫做「曜變天目」

「曜變天目」是日本自造的詞語。日文「天目」有多種指涉，既見將之等同於「黑釉」的廣義說法，亦有以之指稱「建盞」的狹義用法。另外，往往也被做為「茶碗」等器類的泛稱，如「白天目」、「黃天目」即為其例。關於其語源，一般認為可

能是來自禪刹林立的中國浙江省天目山。也就是說，赴天目山參禪的日本禪僧因攜帶福建省建陽窯燒製的黑釉茶碗即建盞歸國，致使日本消費者經常以「天目」來稱呼建盞或黑釉茶碗，並引申成了建盞器式茶盞或一般茶盞的通稱。日本建武二年（一一三五）「泊寺院打入惡黨等交

名文書」提到寺方因歹徒入侵所蒙受損害的物件中有「天目盞」，是目前所知年代最早之有關天目碗盞的記事；成立於日本貞和五年至應安五年之間（一三四九～一三七二）做為模範文本具教科書性質的《異制庭訓往來》也記錄了「建盞天目」、「饒（饒）州定州」等中國茶碗。

日本鎌倉圓覺寺塔頭《佛日庵公物目錄》，是基於元應二年

（一一三二〇）底帳而撰成於貞治二年（一一六三）的財產清冊，其中可見「窯變」，日方學者咸認為此即「曜變」。不僅如此，康曆年間（一一七九～一三八〇）《新札往來》所見「容變」或應永年間（一一九四～一四二七）《禪林小歌》之「曜卞」所指的也是「曜變」。（註一）高橋義雄（筭庵，一八六一～一九三七）曾提示「曜變」一詞初見於十五世紀《能阿相傳集》之「曜變，建盞名，世間稀有」（註二），但以《君台觀左右帳記》〈土之物・曜變〉條的記載最為詳細，影響也最為深遠。該書是記錄室町將軍家的文物鑑賞與收藏，有能阿彌及其孫相阿彌等兩系列版本，其中又以文明八年（一四七六）能阿彌撰（《群書類叢》本）和永正八年（一五一二）相阿彌書（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本）最常為學界所引用。因此，日文「曜變」一詞的出現要晚於「窯變」、「容變」或「曜卞」，而

「容變」、「曜卞」和「曜變」似亦都是中文「窯變」的日文諧音漢字。

在《君台觀左右帳記》當中，「曜變」與「油滴」、「建盞」、「烏盞」、「鬚盞」、「能皮盞」、「天目」等六類陶瓷碗盞同列入〈土之物〉部門，並且被評定是該部類中檔次最高、價值高昂的茶盞。即：「曜變—建盞之無上珍品，乃世間稀有物。其地黑，滿佈濃淡不一的琉璃狀星斑，又有黃色、白色以及極淡的琉璃等諸色屢雜其中，有如織錦般的絢色，屬萬匹之物」（據東北大學狩野文庫本中譯）。文中「萬匹」即「萬疋」，相當於十萬文，以相阿彌撰成《君台觀左右帳記》之永正八年（一五一二）的米價而言，米一石約七百六十九文，則十萬文實在是龐大的數字。

「曜變天目」的內涵

欲理解日本所謂曜變天目的內涵可有幾種途徑。其一是檢索記錄著茶會地點、日期、與會者、抹茶種類及其所使用茶道具之見聞備忘錄性質的

「茶會記」，再來則是觀察載錄原屬將軍「御物」或可與「御物」媲美、曾經為著名人物收藏的物品集成之「名物記」。另外，也可考慮收納茶碗之木箱上的品名題簽，即俗稱的「箱書」。從現今的資料看來，少數幾件出現在特定茶會或名物記而後輾轉流傳至今的「曜變天目」等茶碗，特別值得予以留意，因為它提供我們依恃現存實物得以回溯檢證茶會記錄人或名物記作者的命名依據或原則，進而管窺日本史上特定時段人們對於曜變天目等宋代茶盞的釉調想像。

現存「茶會記」所見曜變天目以《松屋會記》的年代最早，該茶會記記錄了席主松屋久好、久政、久重三代的茶會，年代自天文二年（一五三三）至慶安三年（一六五〇）。其中，天文十一年（一五四二）久政茶會已使用「曜變・ようへん」，兩年後的天文十三年（一五四四）同久政茶會亦見樋口屋紹札持有的「ヨウヘン」（《松屋會記》）。毋庸贅言，曜變即曜變，而日文平假名「ようへ



圖二 油滴建盞 高7.0~7.3，口徑12.3公分 日本私人藏

其次，日本現存一件福建建窯黑釉盞，盞內外壁不規則滿佈滴狀結晶，依據前輩學者上手觀摩的體驗，則內壁晶點迎光視之隱約可見青、綠、桃、紫等難以名狀的光彩，而若就筆者自圖版觀察該碗外壁釉面所見多數的結晶呈色和形狀特徵而言，似乎比較接近俗稱的「油滴」。(圖二)該碗收貯於雙重木箱中，內箱為金粉梨子地，並有銀粉「曜變」，以及著名茶人小堀遠州(一五七九~一六四七)署名，外箱為桐白木，箱蓋書「曜變」。應予一提的是，前引萬治三年(一六六〇)《玩貨名物記》本是基於小堀遠州玩貨記之部分內容改編而成，而該收貯在遠州銀粉

物記或茶會記之流傳有緒的「曜變」天目。日方學者已曾參酌萬治三年(一六六〇)《玩貨名物志》〈諸方道具分・天目〉所載：「ようへん一同斷(聖油淨祐所持)同(尾張様)」等文獻資料，復原出其流傳經緯，即自堺地方的富商油屋常言(淨言)、

油屋常祐父子輾轉落入幕府將軍德川家康(一五四三~一六一六)之手。以後又做為家康的遺產(《駿府御分物》)移轉贈予第九子尾張德川家初代德川義直，現歸德川美術館藏。(註三)應予留意的是，就今日學界的認識而言，這件自十六世紀以來屢次見

於著名茶會並為名人度藏的「曜變」茶碗，其實並非建窯製品，而是來自中國北方山西省懷仁等地瓷窯所燒造的所謂「油滴」黑釉碗。這就說明了日本室町(一三五九~一五七三)、桃山(一五七三~一六〇三)至江戶(一六〇三~一八六八)時期文獻所見「曜變」茶碗其實包含了中國北方「油滴」製品在內。

「曜變」或「ようへん」，其相關記事可參見《大正名器鑑》「曜變」一節的解說。與本文旨趣直接相關的是現藏名古屋德川美

術館的一件黑釉盞(圖一)，其原是前引天文十一年(一五四二)久政茶會記油屋常言(淨言)茶會記載的「曜變」，也是目前所知唯一見於名



圖一 北方油滴黑釉盞 高7.6，口徑13.3公分 日本德川美術館藏

見於前引《君台觀左右帳記》，是被評定為僅次於值錢萬疋的「曜變」，位居第二、價值五千疋的珍貴茶碗。即：「油滴」第二重寶也。其底釉亦黑，內外浮現泛淡紫的白星斑，較之曜變，存世有其數量，五千匹」（本文中譯）。

如前所述，日本鑑賞史上的「曜變」，其實包含了「油滴」，甚至「兔毫」在內，而「油滴」當中也包括了介於斑點流淌和兔毫之間的條流釉痕，後者如小堀遠州（一五七九～一六四七）藏的一件建窯蓋。該建窯曾用於寬永十三年（一六三六）德川家光將軍同席的茶會，經藤田氏、井上氏，現藏北村美術館（圖三）。碗附桐白木內箱，蓋面有遠州後人小堀宗慶「油滴天目」墨書，並有小堀遠州親書紙札短冊，外題「油滴天目」。問題是日本茶人為何會將釉面呈斑點或條毫形的茶碗歸入「曜變」或「油滴」而予賞玩？就今日有關建窯黑釉紋理形成的科學分析可知，建窯釉面近於所謂「油滴」的斑點是因燒成時鐵的氧化物在該處富集，冷卻

時這些局部逐漸形成飽和狀態，並以赤鐵礦和磁鐵礦的形式從中析出晶體所致，而兔毫的形成則可能是由於燒成過程中，釉層中產生的氣泡將其中的鐵質帶到釉面，當燒到攝氏一三〇〇度以上高溫釉層流動時，富含鐵質的部分就流成條紋，冷卻時從中析出赤鐵礦小晶體所致。這也就是說，建窯釉面斑點狀「油滴」或毫狀「兔毫」似乎是因燒成過程中溫度或冷卻時段所形成的效果，所以也會出現介於「油滴」和「兔毫」之間不易歸類的中間型製品。至於現藏東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之舉世無雙，釉面浮現濃淡不一、變幻萬千呈藍、銀、紫等色暈之「曜變建蓋」（圖四）則可能是和釉的結晶群以及釉上生成的超薄薄膜有關，近年日本陶藝家長江惣吉也進行了做製（圖五），後者是待冷卻至攝氏八五〇度時，因投入礦物粉末所產生酸性瓦斯致使釉面生成彩斑，用陶藝家的話來說即「酸性瓦斯的化學作用」。（註四）

本文無法評論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曜變建蓋」釉面效果的確實形

成原因，不過日本鑑賞史上之得以品評、分類所謂「曜變」或「油滴」等茶碗的釉調特徵，無疑和前引《君台觀左右帳記》的描述息息相關。就字面上的理解，該書所記浮現泛淡紫白星斑之「油滴」，其和濃淡不一帶黃、白或琉璃諸色星斑的「曜變」，似乎也有合輒之處，即兩者多顯現泛彩的星斑，而這樣的文字敘述當然會給予後世茶人想像的空間，如《大正名器鑑》編者高橋義雄（箒庵）在觀摩前引酒井氏藏建蓋之後所撰「實見記」，雖然目睹了該碗黑釉閃青色且呈兔毫紋，碗內側可見稀疏斑點近於油滴類型，然而卻因考慮到碗內壁的稀疏小星紋，所以仍舊將之列入「曜變」。編纂於大正年間（一九一二～一九二六）的《大正名器鑑》是日本茶道具鑑賞史上的鉅作，影響至為深遠，而編者對於茶碗分類，多少又是心繫室町將軍家的鑑賞品評而後揣摩而成的。事實上，對於室町時代以來及至今日的茶人而言，《君台觀左右帳記》的茶碗品評既是古典，同時也是允許屬合自身的理解和想像的鑑賞



圖三 兔毫建蓋 高6.5，口徑12.5公分 日本北村美術館藏

「曜變」題名木箱中的建窯黑釉蓋亦見於《玩貨名物記》，即同書《天目》項所載「ようへん・松平肥前殿」，據此可知，其原屬松平肥前藏品而後入藏東京前田利為氏，後者另見《前田侯爵家道具帳》之「曜變・七番」，以及《大正名器鑑》「曜變」部。因此，日本江戶至大正時期茶人所謂「曜變」，也包括了中國南方建窯「油滴」製品在內。不僅如此，從今日的分類角度看來，酒井家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購入的一件「曜變天目」（《明治四年姫路侯入札目錄》、《姫路酒井藏帳》），其釉面滿佈兔毫紋，似應歸入「兔毫」類型，但《大正名器鑑》仍將之列入「曜變」類。這樣看來，至少在明治（一八六八～一九一一）、大正（一九一二～一九二五）時期，日本鑑賞界所謂「曜變」也包括釉面主要呈兔毫紋理的建窯蓋。

「曜變」和「油滴」

如同「曜變」一詞，「油滴」也是日本的詞語，對於其特徵的描述亦

指南。所以像是這樣的一種基於古典文獻描述的鑑賞觀就難免出現因人而異的品評和分類，這也正是上引鑑賞史上視「油滴」為「曜變」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此應予留意的是，無論是「曜變」或是「油滴」，皆非中國的鑑賞詞彙。宋人文集有不少吟詠建窯茶盞色釉紋理的記事，如蔡襄於北宋皇祐年間進呈仁宗後修訂於治平元年（一〇六四）的《茶錄》載「建安新造者紺黑，紋如兔毫」；「以建安兔毫盞為上品，價亦甚高」均屬著名的事例。其次，宋人所謂「玉毫」（徽宗《大觀茶錄》）、「兔毛」（蘇軾《送南屏謙師》）或「異毫」（《宣和遺事》），也有可能形容茶盞釉所見毛毫狀紋理的用語，指的都是「兔毫」。

「兔毫」之外，「鷓鴣斑」也是宋人鑑賞建盞釉面效果常見的詞彙，如「閩中造盞，花紋鷓鴣斑」（陶穀《清異錄》）、「建安瓷盃鷓鴣斑」（黃山谷《和答梅子明王揚休點密雲龍》）即是。儘管所謂「鷓鴣斑」的具體面貌已難實證，但若結合傳世標本似可推測得

知，該用語極可能是指釉面帶自然斑點結晶，或於釉上點飾白色或鐵鏽斑點的茶盞。

如前所述，日文「曜變」或「曜變」可能來自中文「窯變」。南宋周輝撰成於紹熙三年（一一九二）的《清波雜志》載：「饒州景德鎮，陶器所自出，於大觀間窯變，色紅如朱砂，謂葵蕊矚度臨照而然，物反常為妖，窯戶亟碎之」。如果說中世東北亞日本區域的人們，將偶然目睹的釉面顯現難以名狀、濃淡不一琉璃狀星斑的宋代茶盞視為「窯變」的產物，無寧也是自然的事。無論如何，日本文獻所見「窯變」、「曜變」或「油滴」似乎可以宋人文集頻見的「鷓鴣斑」予以概括。（註五）換言之，具有「鷓鴣斑」紋理效果的宋代茶盞，於日本鑑賞史上有時稱為「曜變」，有時又被視為「油滴」，另外又以「禾目」一詞來指稱宋人所謂的「鷓鴣斑」。（圖六）相對於文學性的「鷓鴣斑」譬喻，「曜變」和「油滴」般之日式分類用詞淺顯易懂，同時也能呼應流傳於世宋代茶盞的瓷釉紋理，

本文從之。

「曜變天目」的流轉

日本國立歷史民俗博物館藏廣橋家本《綱光公記》所見一則與建窯曜變茶盞相關的記事，是近年始予以披露的有趣發現。廣橋家是室町時代穿梭連繫公武兩家有重要政治功能的實務型公家（武家傳奏），所謂《綱光公記》即廣橋綱光（一四三一—一四七七）親筆札記，時年三四歲，為正三位權中納言。其中，寬正五年（一四六四）十月二十九日條有以下の記事，即「抑曜變御建盞，永享行幸時被進云云，可有御拜見之由，可申院云云，千阿彌承也，仍即申入之處，三条入道內府御質物申請了，即被仰遣之處，只今難返上（下略）」。大意是說，室町八代將軍足利義政（一四三六—一四九〇）透過千阿彌（一四二四—一四八八）向後花園天皇提出申請，要求觀覽其父六代將軍足利義教在永享年間後花園天皇行幸「室町殿」時所獻呈的曜變建盞，然而該曜變建盞卻被正親町三条



a 正面



b 側視和外底

圖四 曜變建盞 高7.2，口徑12.2公分 日本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



圖六 兔毫建盞 高7.7，口徑20.5公分 日本五島美術館藏

滴」和「曜變」之間的製品視為世間稀有的「曜變」。

從中國的考古發掘或文獻記事看來，在宋代受到高度評價且適宜鬥茶的建窯黑釉盞，入元以後已不再燒造。因此，六代將軍足利義教進呈天皇之包括「油滴」在內的建盞，應是數百年前的古物。雖然韓國新安木浦打撈上岸，可能是由浙江寧波解纜原擬航向日本卻在中途不幸失事沉沒之至治三年（一三三三）沉船，亦見數件口沿裝鑲金屬釦邊的宋代建盞，此說明直到十四世紀元代後期仍有少量宋代傳世建盞被做為骨董商品運送到日本。輸入日本的建盞古物價格不菲，如《北野社家日記》載京都北野天滿宮社家松梅院於延德四年（一四九二）經由茶屋松隱所購入的建盞及托子索價一〇貫文。（註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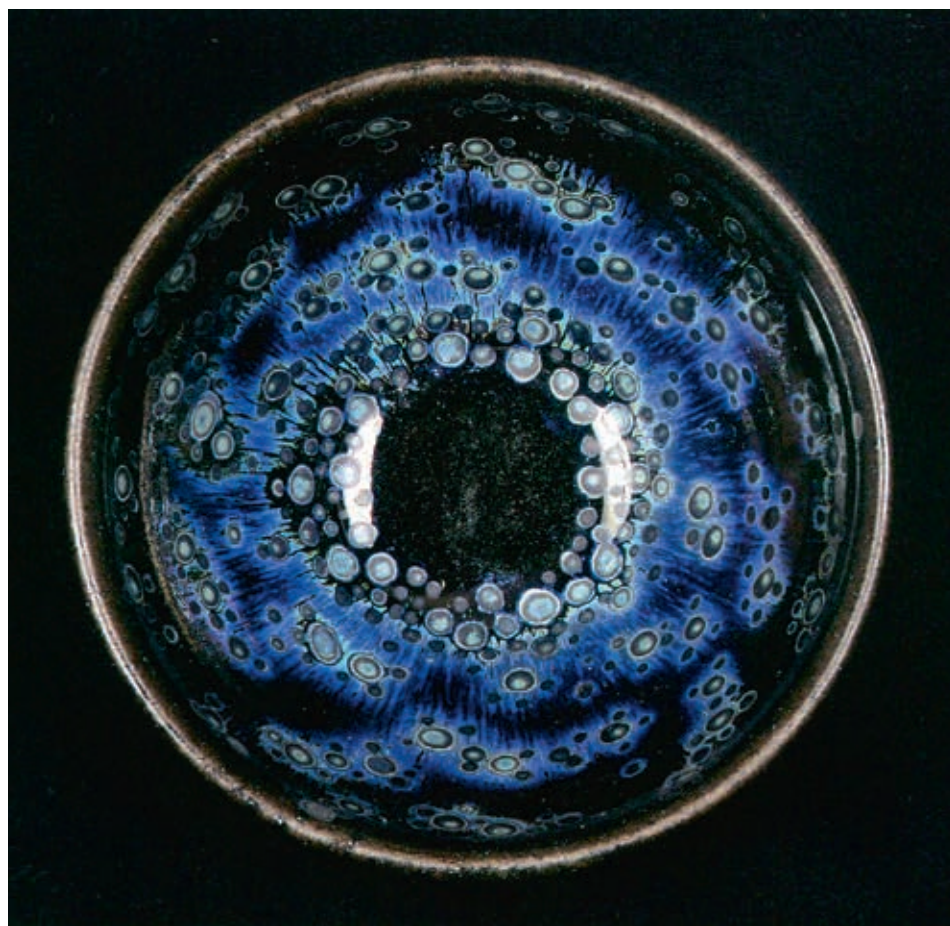
不過，我們更應留意《室町殿行幸御筋記》，記錄了義教執政時期室町殿陳設的裝飾道具，這是因為之所以要在室町殿（花御所）庭院南北會所擺設各種飾品，其目的是為因應後花園天皇之行幸，亦即做為武家領袖的將

軍意圖向公家最高表徵的天皇炫耀其所擁有的包括來自中國皇帝所賜予的高檔唐物。值得留意的是，明成祖永樂四年（一四〇六）曾賜予三代將軍足利義滿（一三五八～一四〇八）將軍「黃銅鍍金鑲口足建盞一十箇」，亦即十件口足裝鑲金釦邊的建盞，看來六代將軍足利義教（一四二九～一四四一執政）於花御所向天皇展示「油滴」等高品質建盞，極有可能就是其先祖獲自明代永樂皇帝的傳世品，而高級唐物的獲得正是展現幕府在東亞經貿實力的絕佳道具。也就是說，義教在寬正五年（一四六四）要求拜見的「曜變」，原是義教在永享九年（一四三七）進呈天皇的「油滴」，追根究底，其原是義滿在永樂四年（一四〇六）得自明朝皇帝的賞賜品。如前所述，建窯黑釉茶盞的燒造不會晚迄元代，故可推測永樂帝賜予義滿的建盞應是收貯於明朝內廷的宋代古物，其品格極高，包括了世間少有的「曜變」或「油滴」類型，亦即宋代文人心儀的「鷓鴣斑」盃。

另一方面，就日本茶道史而

實雅（一四〇九～一四六七）借出典當，目前不在天皇手邊。（註六）此透露出日本中世窮困潦倒的貴族經常向大內或將軍家調借文物而後直奔當舖典當折現的社會現象，而來自中國的曜變建盞等諸唐物往往成為當時物品借貸折現之特殊經濟運作模式下的標的物（註七），特別是曾經為將軍家收藏且進入大內具有「御物」規格、價錢萬正的曜變建盞更是如此。

在此，我們應有必要回頭省思義教獻呈天皇建盞的經緯，因為其既涉及「曜變」的內涵，也和類此之高檔次建盞輸入日本的議題有關。永享九年（一四三七）能阿彌筆《室町殿行幸御筋記》載當年後花園天皇行幸六代將軍義教邸，義教於殿舍內展示了將要進奉天皇的三十一件「建盞」和四件「油滴」。事隔二十多年，《綱光公記》記道，當義政想提件參觀由他父親進獻的禮物時所指名的卻是「曜變」。關於這點，藤原公雄認為該「曜變」若非是經由其他管道的獻物故而未列入《室町殿行幸御筋記》清單，即是「曜變」和「油滴」是要



圖五 長江惣吉所做製曜變建盞 高7.2，口徑12.2公分

到編纂《君台觀左右帳記》時才開始分類區隔的。藤原氏的評估可謂公允，但就本文而言，由於「曜變」和「油滴」往往存在著可予主觀認定的

曖昧空間，或許獻呈天皇的四件「油滴」當中就包括了義政所稱的「曜變」建盞在內，即不排除義政本人有意地高估父親的獻禮，將介於「油

代則出現了戲劇性的逆轉，師承千利休並以利休傳人自居的山上宗二（一五四四～一五九〇）撰於天正十四年（一五八六）俗稱《山上宗二記》的茶道傳書《天目之事》提到，「曜變」、「油滴」、「烏蓋」等皆屬建盞，但「價格低廉」；相對的，上品的「灰被」茶碗則是為茶人武野紹鷗（一五〇四～一五五五）或名將豐臣秀吉（一五三七～一五九八）收藏的「名物」，（註九）雖則迄萬治三年（一六六〇）《玩貨名物記》則又加以平反，重新表彰了「曜變」的珍貴價值。時至今日，除了數年前中國浙江省杭州市一處推測可能是南宋時期接待外國使臣的「都亭驛」遺址出土的殘器之外（圖七）（註十），流傳於世的三件曜變建盞均收藏於日本，且均屬國家指定的「國寶」，當中又以靜嘉堂文庫美術館藏作品品相最佳。（同圖四）該曜變建盞在大正七年（一九一八）東京兩國美術俱樂部競標落槌價錢為十六萬五千日圓，而大正八年（一九一九）米價一升為〇・五圓，大正九年（一九二〇）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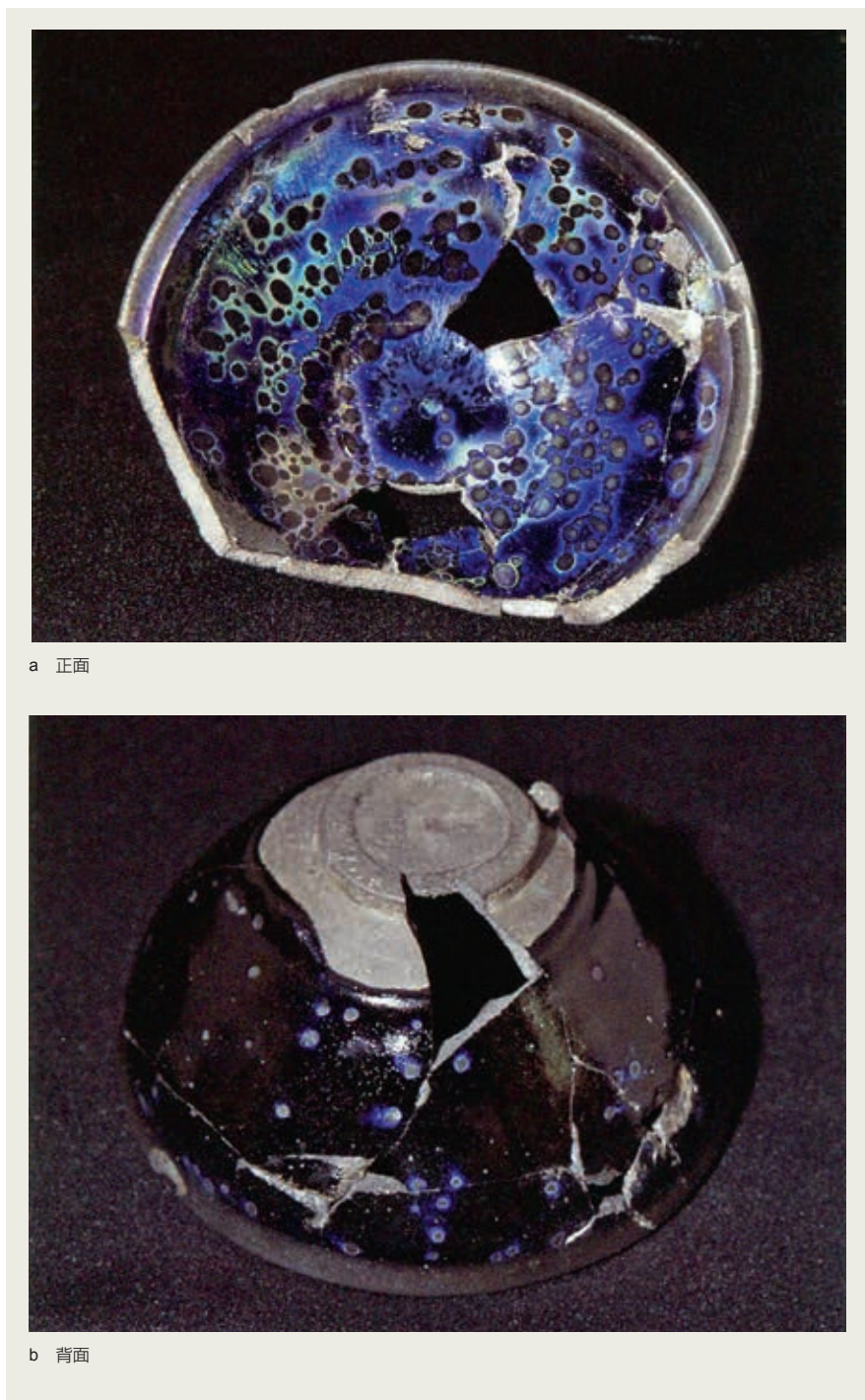
言，流行於室町時代（一三五九～一五七三）前期北山和東山文化的書院茶，至室町後期已逐漸為草庵茶所替代，此一轉變正意謂著文物道具的賞鑑也從武家貴族崇尚華麗唐物的流

風，過渡至追求冷枯蕭條意境之粗相茶具，著名茶人千利休（一五二二～一五九一）即是此一茶道美學的集大成者。如前所述，《君台觀左右帳記》〈土之物〉載「曜變」是值錢萬

務員月俸約七十圓。我以前曾為文指出，日本傳世的一群品格高逸、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盞，有可能原是室町將軍家收藏而後散佚的御物，有的甚至

是來自明代帝王的賞賜品。推論是否得當？敬請方家不吝指正。●

作者為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特聘教授



圖七 曜變建盞 中國浙江省杭州出土

- 註釋
1. 以上參見：佐藤豐三，〈天目と茶〉，收入德川美術館等編，《天目》，德川美術館等，一九七九，頁二四一～四四五以及滿岡忠成，《日本と陶器》，京都：大八洲出版株式會社，一九四五，頁一〇八一～一〇八五。
 2. 高橋義雄，《大正名器鑑》，東京：大正名器鑑編纂所，一九二五，第六編，頁一。
 3. 竹內順一，〈天目―美しき誤解〉，《茶道雜誌》平成二〇年（二〇〇八）七月號，頁四〇～四四五。該文修正了高橋義雄（前引）《大正名器鑑》第六編，頁九一～一〇〇所主張樋口屋紹札→油屋常在→油屋常祐→德川家康的流傳經緯。
 4. 長江惣吉，〈再現曜變天目光彩的研究〉，收入王龍根等編，《一二陶器科學技術八・國際討論會論文集》，頁二八五～二八九。彩圖參見，森達也，《黑と白のやきものを楽しむ》，愛知縣：愛知中國古陶磁研究會，二〇一四，頁九一、圖一六。
 5. 謝明良，〈宋人的陶瓷賞鑑及建盞傳世相關問題〉，《陶瓷手記二》，臺北：石頭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二，頁二一九～二二二。
 6. 藤原重雄，〈應仁、文明の亂前夜の將軍家御物と同朋衆〉，收入：《特別展・東山御物の美―足利將軍家の至寶》，東京：三井文庫等，二〇一四，頁一五六。
 7. 櫻井英治，《贈與の歴史學・儀禮と政治のあいだ》中公新書二二二九，東京：中央公論新社，二〇一四，第四章第一節參見，頁一七五～一七九。
 8. 小野正敏，〈さまざまな「傳世」、そして修復〉，《貿易陶磁研究》二八，二〇〇八，頁七。
 9. 茶碗的價格變動可參見：矢部良明，〈冷、凍、寂、枯の美的評語を通して近世美學の定立を窺う〉，《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二五，一九九〇，頁六二～七二。
 10. 鄧禾穎，〈南宋早期宮廷用瓷及相關問題探析―從原杭州東南化工廠出土瓷器談起〉，《東方博物》，第四二期（二〇一一），頁一六～一四。關於南宋「都亭驛」的位置，另可參見劉未，《南宋臨安城復原研究》，北京大學博士研究生學位論文，二〇一一，頁六七及「南宋臨安城復原圖」。清晰彩圖見：小林仁，〈新發見の杭州出土曜變天目茶碗〉，《陶說》七二六，二〇二二年一月。